

中華秘史

珍藏版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清朝秘史

【民国】 陆士谔 著

第七十回 答燕鞭莺气凛霜雪 降龙伏虎威比雷霆

话说太监把那拉贵人按倒在地，才待行杖，只见一个太监跑入说：“万岁爷来了。”一句话未了，只听得催花羯鼓似的一阵靴声，文宗虎步龙行，飞一般进来，道：“皇后快别杖她，她已经怀了孕。这一杖，定要把胎打堕。”按那拉贵人的两个太监，瞧见文宗进来，早已松手溜掉。皇后忙下座迎接道：“爷何不早点子告诉我，我要打她，无非为遵守祖宗制度，打堕了胎，关系一脉，我的罪孽就不小。万岁爷春秋虽盛，储宫不备，我岂可为呆守一条祖训，倒失去列祖列宗万世的遗意。”说罢，不觉流下泪来。文宗道：“这算什么呢。兰儿过来。给皇后磕头赔不是。”那拉贵人正好趁此下台，忙膝行到皇后前，连碰响头，把方砖儿碰得蓬蓬的响。皇后道：“兰儿，宫里头规矩，大概你也知道，上朝时刻，如何误得？横竖你宫里也拉着时辰钟，每日五点钟，就应把爷喊醒。”皇后说一句，那拉贵人应一声。虽然教训着，慈祥恺切，皇后的圣容，不似方才那么严厉了，训了半天，才命退去。那拉贵人又叩谢皇后免责之恩，方才退出。

文宗这夜，就宿在皇后宫里。那拉贵人这一胎生下来，倒是一位公主，抚养不到一年就殇掉。到咸丰四年，又怀了孕，文宗怜爱备至，就把她晋封做懿嫔。不意十月满足，产下来又是一位公主。直到咸丰六年三月里，生了皇子载淳，才晋封为懿妃，次于皇后只一级了。这都是后话。后人诗叹道：

纳兰一部首开除，

婚媾仇雠筮脱弧。
二百年来成倚伏，
两朝妃后侄从姑。

当下那拉贵人回到自己宫里，打鸡骂犬，生了一天的气。只可怜本宫的宫婢太监，战战兢兢，都唬的小鬼儿相似，却没一个人不遭着斥责。等到夕阳西下，偏不见文宗到来，宫庭寂寂，更觉无情无绪，步到回廊里，倚栏眺望，见满庭花草，都现憔悴可怜之色。忽地想起一事，把小太监传齐，问道：“你们吃了饭，成日价干点子什么？知道我不责打你们，懒的越发不成样儿，连花儿都不浇灌。你们瞧这满庭花朵儿，憔悴得像个什么？”一个小太监辩道：“我们每日朝晚浇两遍。我们朝晨浇花时光，娘娘还睡觉呢。”那拉贵人驾道：“你倒来管我，我没人管，倒要你来管。”喝令掌嘴。那两个小太监，忙走过来，举起手才要打时，那拉贵人驾道：“什么糊涂忘八崽子，叫他自己打，用你打吗？一会子，你再各人抄你打耳刮子，还不晚呢。”唬得那两个小太监，缩手退立不迭。那人果然左右开弓，打了自己几千个嘴巴子。贵人忽地要茶，一个宫婢忙把茶倒上，贵人就她手里喝了一口，觉着烫的慌，一扬手，就是一个耳刮子。那宫婢一让身，把只康熙窑细磁茶杯，跌的粉碎。贵人骂道：“有意烫了我不算，还摔掉茶杯儿，你打谅我不能责罚你呢！”随命交给总管，责打一百板子。总之一句话，这一日贵人宫里的人，没一个不遭着谴责。直到次日，文宗来了，才得和悦如常，暂时按下。

且说洪秀全攻破了岳州，搜着许多军械炮位，那炮的样式，很是奇古，秀全不识。石达开道：“这都是吴三桂遗下的东西，上面都镌有‘昭武元年’字样。”秀全叫填药装子，试放几炮，虽没有洋炮厉害，倒也好打个五七里远近。秀全喜道：“天助我

也。”遂留少些兵马守城，自率马步，星夜往攻汉阳，只一鼓便把汉阳城克了。渡军武昌，文武将吏，望风而靡，只抚院常大淳殉了难，武昌也为太平军所得。督院程霁采驻师衡州，得着警报，立即飞章入告。文宗大怒，下旨把程霁采革职遣戍，又命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。军机大臣都说：“张亮基在湖南，办理土匪，颇为得手，湖南地方，怕离不了他呢。”文宗道：“湖南有一个曾国藩也够了。”原来这曾国藩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人氏。生下时光，家人梦见巨蟒，蜿蜒入室；生下之后，宅后枯树，忽有青藤盘绕，枝叶苍翠，势若虬龙，人都以为异。及长，学究天人，才侔管、葛，真可算得无双国士，济世良臣。清朝倘没有他，廿二省的锦绣江山，再也等不到宣统三年，才奉申谨献，送还与中华民国了。曾国藩由进士出身，官至侍郎，咸丰二年，为丁了母忧在家里居读礼。此时文宗下旨，叫各省绅士，办理团练。湘抚张亮基奉到此旨，就到曾府拜会，请他遵旨办团，劝之再三，国藩始终没有答应，只说奉违归家，不宜与闻军事。抚院知他是纯孝的人，不敢十分相强。谁知隔不上半月，廷寄到来，上面说的是丁优侍郎曾国藩，籍隶湘乡，于湖南地方人情，自必熟悉，着该抚传旨，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，搜查土匪事宜，伊必尽心，不负委任，钦此。抚院遵旨，修函专弁，又到曾府劝驾，国藩还不肯答应。绅士郭嵩焘帮着劝说，直说到舌敝唇焦，才勉勉强强的答应了。于是择定本月十七日，起行到省，国藩的老子曾竹亭，倒很欢喜，勉励他一番移孝作忠的大义。国藩兄弟，共是五人，国藩居长，次名国潢，字澄侯，又次名国华，字温甫，又次名国荃，字沅浦，又次名国葆，字事恒。到了这日，四个兄弟，见他哥哥入省办团，都不免有涎慕的意思。国藩却再三嘱咐，叫他们在家读书敦行，好好侍奉父亲，自己便昼夜兼程，行到省城，已是十二月廿一日。会抚院规划一切，如何搜

查匪类，如何团练乡民，抚院很是钦佩。

当下国藩就聘请了几个文武全备、学行兼优的绅士，来营相助。一个姓罗，名泽南，号叫罗山，是个理学名家，文章经济，都很了得。一个姓王名鑫，号叫璞山的，谈兵说剑，什么玉函金海，龙韬虎铃，也都参的精透。国藩得着这么的好帮手，办出来的团练，自然整齐严肃，轶类超群了。省城自曾国藩办了团练之后，巨奸大憨，畏诛屏息，地方就安静了许多。常宁、耒阳、衡山一带，土匪作乱，都经省城团练讨平。国藩又礼贤下士，广为延揽，三湘七泽的英雄豪杰，风起云涌，争来奔附，军势愈盛。所以文宗有湖南一个曾国藩也够了的话。

却说抚院张亮基接到升署总督的恩命，就向曾营借人。国藩笑道：“吾公麾下，人材济济，怎么倒都不用？”抚院摇头道：“人材虽众，都只有享福的本领，谁还有救时的能耐？”国藩道：“江道忠源，所带壮勇，甚为可恃，蓑衣渡一仗，焚毁贼船，炮毙贼酋，贼人为之气夺。”抚院不待说完，喜的跳起来道：“江岷樵果然是奇士，涤翁不提醒兄弟时，兄弟几乎忘记了呢，兄弟准把他奏调去是了。”到了临行这一天，国藩向江忠源道：“岷樵此去，武昌克复，固在意中。只是我有一件事情，要拜托你，尚望推情许我。”江忠源忙问何事。国藩道：“南陔先生殉难武昌，忠骸尚未搜获，并闻他家二世兄、二少奶奶、孙少爷、小姐等，都被长毛所掠，恳你念及他死事惨烈，替我搜其遗骸，访其孤孽，不但我承你情，南陔在地下，也总感激你呢。”

江忠源道：“这个不用先生吩咐，原是我们后死的责任呢。”江忠源跟随张亮基率兵前进，还没有到武昌，太平军已经掠得民船数千艘，搜刮丁壮妇女数十万，驱入舟中，顺流而下，旌旗蔽江，声势十分厉害。沿江守卒，望风而靡。十一日陷九江，十七日陷安庆，二月初十陷江宁，廿一日陷镇江，廿三日到扬州，饶

鼓喧天，舶舳卷地，一下子就得了，何曾费过半点气力。安徽抚台蒋文庆、南京制台陆建瀛、将军祥厚等几位大臣，忠贯日月，义薄云天，也只是一瞋不视，报答了君恩高厚。

那洪秀全打破南京之后，原要率众北趋，攻打河南。为建立京都之计，忽有一个老舟子，献计于石达开，称说“北路无水乏粮，遇困莫解；南京龙蟠虎踞，帝王之都，弃掉可惜。”石达开回过洪秀全，秀全深然其说。于是就把南京为京城，改名叫天京。一面命林凤祥、罗大纲、李开芳，统兵北扰。警报传到长沙，曾国藩很是焦闷。忽报钦差琦善统率北方各路官兵，已到扬州城外。提向荣统率大兵十万，已到南京城外。江南江北，共扎下两座大营。江忠源已经升为湖北臬台，奉旨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去了。国藩叹道：“贼势方张，恁江岷樵有通天本领，怕也不能济事。”过了数日，江忠源有公文到来，主张赶造战船，挑选水师，肃清江面的大计划。国藩阅过，很为佩服。

这时光，曾国藩在长沙城里鱼塘口，建设行辕，执定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子，待到流氓匪痞，不免峻法严刑。好人果然受用了，坏人却把他恨的刻骨。国藩又喜欢拔擢真材，参劾庸吏，因此长沙城里，文武官民，倒有一大半说他坏话的。偏偏这一年，又拔擢了两个无名英雄叫塔齐布、诸殿元。这塔齐布原不过是个都司，诸殿元不过是个千总，巨眼识英雄，偏生的被他拔擢了。新抚院骆秉章，也是个著名人物，跟曾国藩意合情投，就把塔齐布奏委为抚标中军参将。长沙的绿营兵，很是不服气。国藩因长沙协副将清德疲玩无能，跟抚院会折奏参，请旨革职，保奏塔、诸两将，恳恩破格超擢，内有“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，即将臣一并治罪”的话。谕旨下来，自然是有准无驳，塔齐布就赏给了副将衔，诸殿元就补用了守备。副将清德，革职拿问，绿营兵忿无可泄，号召朋侪，蜂涌到参将衙门，要把塔齐布活活处

死。吉人天相，塔齐布置在菜园里，总算没有被他们搜着。但是从此绿营兵与湘勇，敌国似的，小而口舌争锋，大而持械战斗，一个月里，总有到五六回。曾营名将，都很不平。国藩劝道：“咱们营里，都是子弟兵，此番出来，上则尽忠君国，下则保卫桑梓，与这种粗野莽夫争闲气，很是犯不着。剿匪原是他们的责任，这会子，他们安然坐着，咱们奔东移西的办事，咱们已经十二分面子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也没有别的说。

忽接江忠源告急公文，知道太平军围困南昌，土匪围困吉安，势很危迫。国藩踌躇道：“本城兵力，不够调派，可怎样呢？”正在为难，忽报江忠淑率勇千人，从新宁到此。朱孙治率勇千二百人，从湘乡到此。国藩大喜道：“岷樵正危急，他兄弟恰就到了。”原来忠源有两个兄弟，忠濬、忠淑，都在新宁原籍。忠源从戎在外，国藩修书给他兄弟，叫他们招练乡勇。现在招练成军，才到长沙，恰值他哥哥告急。于是国藩下令，叫江忠淑率领本部人马，从浏阳赴江西，朱孙治从醴陵赴江西，又派夏廷樾、郭嵩焘、罗泽南三将，率领精壮湘勇一千四百名，从醴陵继进。合计援救江西兵勇，共有三千六百人。

曾营兵队，出境开仗，这是破题儿第一遭。毒虎难斗地头蛇，究竟客军受亏。新宁勇行到端州，才得着个虚警，就唬得全军溃散。江忠淑自觉没有面子，重行招集，直到义宁地方，才勉强强的成了军。湘勇行抵南昌，与太平军开了一仗，阵亡营官四员，伤掉兵勇八十名，围城依旧不能解救。国藩闻报。很是不乐。又因长沙城里，绿营兵与乡勇，积不相能聚在一块儿，终非地方之福。遂与抚院商议，把曾营各将，尽都调开，塔齐布调了醴陵去，邹寿璋调了浏阳去，储致躬调了郴州去。国藩自己，同着兄弟曾国葆，率领本部人马，避了衡州去。霎时间龙骧虎跃的乡兵，义胆忠心的儒将，风流云散，长沙城里连影儿都不留一个。

了。暂时按下。

却说太平军林凤祥、李开芳等引兵北犯，陷归德，攻开封，围怀庆，拔平阳，电掣雷轰，飙腾雨驰，兵威所振，简直是势如破竹，钦差纳尔经额率领八旗劲卒，奉诏讨伐，千乘雷动，万戟林行，声势倒也不弱。谁料才望见太平军旗号，那一班满洲铁骑，竟一溜烟跑了个光，纳钦差只带了十多个亲随，逃入广平府城，死也不敢出头。于是太平军就得在直隶地方，耀武扬威，横冲直撞了。警报传入北京，文宗大惊，忙召集议政各亲王、军机各大臣，商夜对付的法子，众人到了朝上，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没有一个敢先发议论的。文宗道：“贼氛遍地，大祸监头，大家想想，可有什么解救的法子？”众人听了，宛如叫败的画眉，秋后的寒蝉，一声儿不言语，忽见一人道：“赏功罚罪，国之大经，纳尔经额僨了事，恳求皇上，狠狠惩治他一下子。就那晋抚哈芬，使长毛入境，这么的猖獗，平日防务废弛不问，可知度理衡情，似乎也不能宽恕。”众人瞧时，发话的是惠亲王绵愉。文宗点头道：“这原不能宽恕他们的，只是长毛闯入直隶，畿疆千里，烽火频惊，谁能替朕捍这大患呢？”惠亲王道：“奴才保举一人，可以当得住长毛。”文宗问是谁，惠亲王道：“此人是国家懿戚，爵封郡王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说起他名字，皇上总也知道，就是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。”文宗道：“僧格林沁武艺原也不弱，只是你怎知他有万夫不当之勇？”惠亲王道：“僧格林沁家里，会拳棒的食客，常有二三十个。这二三十个拳客，都不是无名之辈，有精外家少林派的，有精内家武当派的，谁料跟僧格林沁对起手来，竟没一个对得上，僧格林沁的勇，不问可知了。”文宗笑道：“僧格林沁竟有这么的本领，朕倒没有知道呢。”惠亲王道：“上月他还做了一件很有味的玩意儿。有一个挑羊肉担的小贩，天天来往，总经过他的府门。这日，那小贩做买卖回来，把空担子歇在

他邸门外石狻猊旁，蹲在地下，吸了两袋旱烟，就问管门人道：“听得王爷武艺精的很，究竟如何？”管门的不睬，那小贩大怒，就把两个石狻猊旋向了北。管门人大惊，怕僧格林沁瞧见要责问，央告府里拳客，请他们移正。众拳客齐伙儿动手，蜻蜓撼石柱，哪里动得分毫。正在喧嚷，恰好僧格林沁回家，管门人不敢隐瞒，贡言告禀了僧邸，僧邸就问那小贩住在哪里，管门人回没有问得，好在此人天天在这里经过的。僧邸道：“明儿替我唤住他。”次日，那小贩经过，管门人立回僧邸。僧邸唤人，叫他把石狻猊移正，小贩应了一声，奔到门外，两手执住狻猊的足，移桌子似的，一会儿就移正了。见他面色如常，毫不费力，僧邸连声称好，小贩很是得意。僧邸忽然问他：“你这羊肉，卖几多钱一斤？切二斤与我。”霎时切上，回共计大钱六十文。僧邸就叫家人拿钱来，家人取到，僧邸搓到手，只用两个指头儿夹住，左足向前，右足向后，运足了气，站立着，笑令小贩接去。小贩用力来取，弄得臭汗满身，依然一个大钱也不到手。后来用绳子贯住了，拼命的拉，拉的绳子将要断绝，仍旧分毫不动。僧邸一松手，那小贩直跌了一丈开外，瞧钱时，差不多碎尽了。僧邸大笑，随赏了小贩十吊大钱、两匹布，那小贩欣然而去。照此看来，僧格林沁，足有万人之敌。”文宗道：“僧格林沁有勇无谋，怕不能够独当一面。你既然保举他，运筹决策，一切防守方略，还是你去。”惠亲王道：“奴才赋性愚鲁，军务战略，更非所长，贸然受任，必至辜负圣恩。恳求皇上，别简贤能。”文宗道：“不必推辞，朕深知你呢。”于是下旨，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，专任保卫畿疆之责。又命胜保为钦差大臣，桂良为直隶总督。又飭步军统领，加派员弁，盘查奸宄，捕缉匪徒，北京城顿时戒严起来。

此时烽火连天，贼氛遍地，各省军报，络绎到京，每天总有

三五十起各地反寇。除太平军外，更有行踪飘忽的捻军，起灭靡定的土匪，习教诵经的教众，结党燔掠的幅匪，团练变成的团匪，种种民变匪乱，不一而足。只可怜玉貌绩年的风流天子，忙到个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宁。又要批阅章奏，又要调度将帅，又要筹划方略，指示机宜。那一班议政王、军机大臣、大学士等，名为献可替否，赞画纶扉，遇着紧要关头，都不肯进言惹祸。就是文宗问着，也不过说几句滑圆话，探探旨意，大半是不关痛痒的。无论芥豆之事，总要圣天子乾纲独断，因此圣容憔悴，苦到个不堪言喻。

这日，朝罢回宫，那拉贵人献上茶来，文宗接来喝着。那拉贵人因问外边消息，文宗皱眉道：“好了，咱们早到园子里去罢。这里乌沉沉地，长久住下去，闷也闷死了。”说着时，太监捧进一个黄匣，听候旨意。文宗道：“摆着罢。朕也没心绪瞧，横竖没有好消息。”太监遵旨放下自去。那拉贵人劝道：“别这么忧闷，爷身子是要紧的。”文宗道：“你没有知道现在的武官，真不是东西，镇将备兵弁，畏葸成风，纵贼殃民，所在皆是。前因胜保勇敢有为，特给他康熙时安亲王所进的神雀刀，叫他副将以下，如有迁延退缩、贻误军情的，先斩后奏，谁知依旧不济事。”忽见总管太监仓皇奔入，飞报祸事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恶风潮儒臣遭厄运 申军法名士进良言

话说总管太监报祸事，文宗忙问：“你这消息，从哪里得来的？”总管道：“奴才的侄儿，跟随僧王爷出兵，写信回家，说僧王爷接着胜保咨文，才到赵北口地方，长毛已经打破深州，攻陷献县，闯入交河，从泊头渡河而东，攻下沧州，现在贼兵已临天津城下。”文宗随命取过封奏匣儿，揭掉盖，里面满满的一匣黄纸封儿，都是京内外大小臣工的奏折。文宗用小金刀拆开，一一瞧阅，阅到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端多巴图鲁僧格林沁一折，所讲的话，果然与总管所报，一般无二。文宗道：“天津要是有了什么，京师也难保了。”说罢，忧形于色。那拉贵人婉言譬解，圣心终是郁郁。

从此警报迭来，静海县失守，杨柳青、独流镇相继沦陷。胜保督兵往攻，打了个大败仗，副都统佟鉴、天津县知县谢子澄，都殉了难。南边军务，安徽、北，尽都吃紧。新授皖抚江忠源，是南中名将，庐州失守，也被太平军害掉了性命。两湖总督吴文镕，又在黄州殉难，只有给事中袁甲三在临津关征剿捻国，总算得着个胜仗。文宗临朝而叹，向廷臣道：“南中各军，只剩曾国藩一支兵了。这一支兵，要再有个好歹，大事从此去了。”大学士祁俊藻奏道：“曾国藩这一支兵，怕也不见得靠得住呢。”文宗道：“怎见他靠不住？”祁俊藻道：“前番皇上降旨，叫他赶办船只，驶入大江，与江中源水陆夹击，他偏要等候船只造成、洋炮解到，又要设立水路粮台等许多周折事情。皇上责问了他，他又上章图谋脱卸，这种人哪里像是忠公体国的大臣？”文宗道：“论

到在籍人员，能够这么出力，已属可嘉。各省在籍人员，都能够像他，逆贼也不会这么猖獗了。”祁俊藻撞了一鼻子灰，站在旁边，一声儿不言语，文宗随令军机拟旨，催曾国藩迅速南下。一时拟就，文宗亲提御笔改了几句，立即颁发出去。

却说曾国藩在衡州，创办水师，刻意经营，精心擘划，遇着广东员弁，与长年三老会得行船的，博访周咨，不知更过几许图样，变过几回制度，才造成三种战船，大号战船，名叫快蟹，船上浆工二十八名，橹工八名，炮手三名，舱长一名，头工两名，舵工一名，副舵两名。中号战船名叫长龙，船上浆工十六名，橹工四名，炮手三名，舱长一名，头工两名，舵工一名，副舵两名。小号战船，名叫三板，船上浆工十名，炮手三名，舱长一名，头工两名，舵工一名，副舵两名。水师营制，每一营一艘快蟹，十号长龙，十号三板。快蟹为营官座船，长龙为正哨，三板为副哨。练成水师五千人，水师各将，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献琛，都是一时俊杰，特派褚汝航为大总统。又练陆师五千人，派周凤山、储汝躬、林源思、邹世琦、邹寿璋、杨名声、曾国葆等，分营统率，特派塔齐布为先锋。国藩总辖水陆兵马，特设八所，委派干员，分科办事。八所是文案所、内银钱所、外银钱所、军机所、火器所、侦探所、发审所、采编所，整齐画一，布置得十分严密。这日廷寄到营，国藩谨敬开读：

上谕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，直抵武昌，可以扼贼之吭，此举关系南北大局，甚为紧要。该侍郎应能深悉缓急情形，兼程赴援。钦此。

国藩会集诸将道：“朝旨敦迫，我军不能再缓了。”众将齐称

愿与逆贼拼一死战。国藩大喜，传令水陆兵马，悉从衡州起程，到湘潭聚齐。此令一下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。当下点齐快蟹四十号，长龙五十号，三板一百五十号，雇用民船一百数十号，装载輜重，计米一万二千石、煤一万二千石、盐四万斤、油三万斤、炮五百尊、军械数千件、火药二十余万斤，其余应需之器物，应用之工匠，无不相随并走。拖罟一号，以为主帅坐船，水陆兵弁夫役，共计一万七千余人。鸣鼓掌号，一齐出发。帆樯林立，羽葆锈陈。冲开波浪千重，耀出旌旗一色。吕子明白衣摇橹，城郭潜窥；周公瑾赤壁鏖兵，舳舻迅扫。满期下濊乘船，破浪而荆、湘奏凯，不让凌烟画阁，策勋而褒、鄂称先。时咸丰四年，正月日也。不料地方劫运未终，粤贼恶贯未满，狂澜莫挽，弱水难浮。这里方击楫渡江，那边已投鞭断水。原来水师船只，驶到岳州湖畔，忽然北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波涛汹涌，抛锚收帆，哪里收得住，战舰粮船，互相碰撞，兵弁水手，被浪打入水中的，盈千累百，呼噪的声音，宛如天崩地陷，岳撼山摇，各将弁目骇心惊，都唬成傻子一般。国藩急令收港，等到风平浪静，检点船只，漂沉二十四号，撞损数十号，溺毙勇丁，八九百名。国藩叹道：“两年心血，初次出发，就遭这么的大挫折，办事真不易容。这几条战船，造它时光，凡材料之坚脆，制度之广狭，帆樯楼橹之位，火器之用，营阵之式，下至米盐细事，哪一件不是我躬身验察，费尽心机，变尽方法，谁料一朝儿就丧掉这许多，可叹可叹！”

忽见一个晶顶军弁，进来回道：“王哨官禀告军情大事，在外候传。”国藩道：“传他进来。”军弁应着，引王哨官进舱，打千儿见礼，回道：“陆师王统领，带领湘勇，才抵羊楼司地方，就与长毛碰着了。”国藩道：“王璞山是吾乡杰士，碰见长毛开仗，胜负如何？”王哨官道：“这一回王统领没有开仗，瞧见长毛

旗号，他部下的兵勇，发一声喊，竟全部走了。王统领一个儿没法子，只得退回岳州来。”国藩道：“王璞山不战而溃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王哨官道：“王统领退回来不打紧，不料后面长毛，乘势追赶，直杀到岳州城下。城外营盘兵勇，尽都逃散，五夫人与邹统领、杨统领都退入城中。现在长毛把岳州城池，四面围困，攻打甚急。”国藩惊道：“不料舍弟国葆，竟这么不济事。邹寿璋、杨名声，他两个平日何等自负，临敌仓惶，竟至一逃完结。这回事情，怪去怪来，都是王璞山一个儿不是。”随令王哨官回船听差，一面与幕府谋士，商议援救岳州之策。众谋士道：“王鑫赋性左强，我等早知他要僨事。他所部湘勇，营制步伍，并不按照这里规矩，立异标奇，很有独树一帜的气概。大凡做统将的，骄傲两个字，是不能犯的，他此番的挫败，正坐骄傲太过之病。”国藩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诸君怪他也没用。咱们想一个法子，总要救出岳州城里的人才好。”众谋士道：“为今之计，除了急调炮船，开赴岳州，可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”国藩道：“事到临头，也只好这么办。”随升坐水帐，发下军令，调派快蟹、长龙、三板各船，昼夜兼程，开赴岳州，登岸击敌，只三天功夫，围城里的逃兵败将，果然齐伙儿救了出来。

国藩随即具奏陈岳州陆师败溃、水师遇风坏船情形，自请交部治罪。这一道折奏，刚才拜发，就接到崇通官军两道捷报，一道是胡林翼在上塔市地方，大破太平军。这胡林翼，表字咏芝，是益州人，原是个贵州候补道，应前任总督吴文镠之调。带领练勇六百，由黔赴鄂，军抵金口，就得着吴督阵亡、敌舟上犯的警信，林翼进退两难。正这当儿，接到曾国藩公文，飭令回军会剿岳州之敌，并许饷糈、军械，悉由湖南支給。林翼大喜，随率本部，退往上游，谒见曾国藩，抵掌谈兵，个中机要，国藩很是钦佩。林翼道：“吴公督师黄州，其实是失策。眼前贼势这么猖獗，

水师又没有练成，照职道下见，南北两省，只宜坚守省会，必俟水师办成，再图洗剿。”国藩击节道：“这话说着了，鄙意何尝不如是，吴公也何尝不知道。怎奈事机不巧，鄂抚崇纶挟有意见，密劾吴公闭城株守，奉旨切责，吴公不得已才出外督师的。我这里还有吴公的复信呢。”说着取出，递给林翼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吾意坚守，待君东下，自是正办。今为人所逼，以一死报国，无复他望。君所练水陆各军，必俟稍有把握，而后可以出而应敌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。东南大局，恃君一人，务以持重为意，恐此后无有继者，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。

林翼瞧毕，不禁洒出几滴英雄泪来，叹道“吴公尽忠，却被崇焕抚院断送了性命也。”国藩道：“皇上圣明，惜左右大臣不懂军务，常常蒙蔽为可恨耳。蚊虻负山，精卫填海，你我做臣子的只要蓄着这个志，耐辛耐苦做将去，不怕不做成功。本朝德泽在民，我看长毛决不会长久的。”

当下国藩就把胡林翼在楚剿讨，暂未能赴鄂的缘由，具折申奏明白。谁料这一道折奏，未到北京，严切的上谕，已经降下：

本日据青麟奏称，探闻曾国藩带勇，已距金口百有余里，贵州道胡林翼随同前来，现复退往上游。贼船飘忽上窜，急须出其不意，顺流轰击。该侍郎炮船早入楚北，胡林翼何以退守？着曾国藩飭知该道，迅速前进，无稍迟延。钦此。

国藩把上谕给与林翼瞧看，林翼道：“旨意严切，职道可不

能留待我公了。”国藩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当专折保留你。”恰接军报，说长毛由兴国上窜，打破崇阳、通城两座城池。国藩惊道：“崇、通两邑，素多土匪，长毛与土匪联合了，事情就坏了。”随向林翼道：“此任非君不可。君可率领黔勇，由平江往剿，我再调平江知县林源恩接应你。两匪联合，势必大炽，事不宜迟，快去快去。”林翼见说，督率本部，当夜就拔队，开赴崇、通而去。国藩具折陈明，并称胡林翼之才，胜臣十倍，将来可倚以办贼。折到北京，上头自然无甚话说。

林翼到了通城，与太平军开过几仗，互有胜负，专弁来营，求请援兵。国藩就派先锋塔齐布带同骁将周凤山率兵三营，星驰往救，这都是水师未遭风灾前的事情。林翼有了救应，军心大壮。初六日，在上塔市地方，与太平军开仗，前麾所指，神鬼效灵，列阵齐呼，风云变色，如尚父之战牧野；烈著鹰扬，比黄帝之战阪泉，威伸夔鼓。竟然得了个全胜。塔齐布在沙坪地方，也得着个大胜仗，先后差员报捷。当下国藩接到捷报，向众谋士道：“我之初计，原要陆路进军，从崇、通着手，以次扫荡，进援武昌。自己统率水师，顺流东下，水陆夹击，江面不难一举肃清，不意事机变幻，竟至如此。”

说着警报又至，报称贼船连檣上窜，省城异常紧急。国藩忙下公文，飞调胡林翼、塔齐布回省防守，又命林源恩率兵扼守，防贼南窜。聚马援殿前之米，推张华局上之枰，帷幄运筹，自谓谋无遗策。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太平军行军魔忽，早于此时舟师踞靖港，陆师扰宁乡，打破湘潭县城，并分股至朱亭、渌口、朱洲一带，把大河宿河里的民船，悉数掳掠。再到湘乡，把涟江里的船也掳了来，合计共有八九百号，结联成一大座木城。又在湘潭城外，掘濠筑垒，扎下五座大营，声势很是厉害。警信传到曾营，国藩焦灼道：“贼人这么骠悍，胡、塔调到，怕也难于取